

## 楔 子

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这是很平常的一天。太阳还是在这个时候升起，人还得挣扎着起床，洗脸，拉溲，吃饭，干活……南京路还是这样拥挤，大上海还是这样人轧人、人“吃”人。

但在章强的心目中，这却是极不平凡的一天。今天是他小学最后一个学年开学，兴匆匆急着去参加开学典礼。昨夜，他自己调好闹钟，还不放心，一个劲叮嘱妈妈天不亮就叫醒他。穿上在先施公司买的新西装，骑上母亲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自行车，一溜烟往学校赶去。一路还哼着《卖报歌》：“啦啦啦，啦啦啦……”好得意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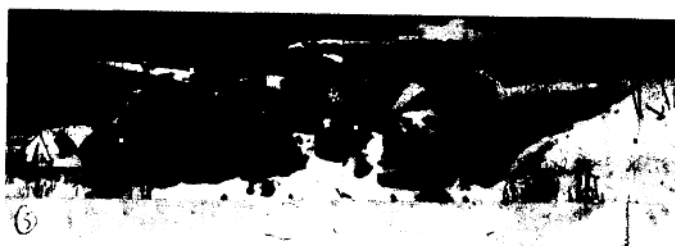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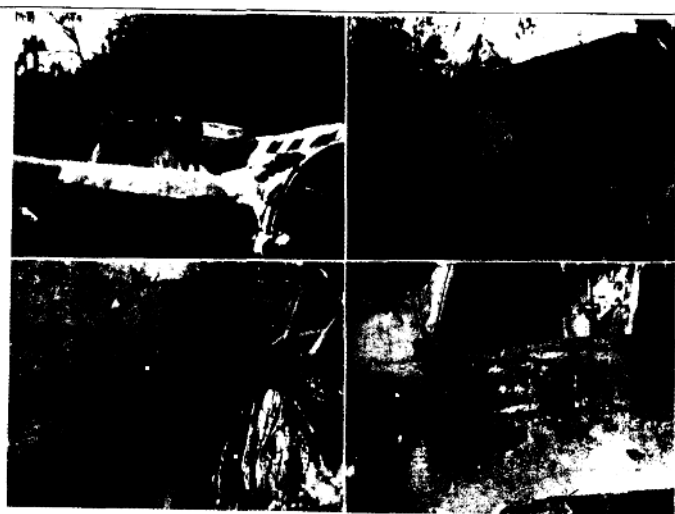
学校名叫圣彼得小学，在苏州河南岸。这里属公共租界范围，是中国领土上的“国中国”。校董是英国人，学生大都是英国孩子或外籍儿童，只有少数中国富家子弟。上海是中国的土地，中国人在上海却处处受歧视、受欺侮。今天临出门，母亲还要章强在佛堂磕头，为他焚香点烛祈祷平安。而且一再叮咛：“上课要好好听讲，对同学要和和气气，放学后早一点回来。”这天是好日子，天空是那样晴朗，阳光是那样灿烂，连风都异样轻柔，空气里还有淡淡花香，看来是黄道吉日。

到学校要经过一个小教堂。远远望见校门口，有四五个英国孩子勾肩搭背在东张西望。开头章强并不在意，跳下车朝他们有礼貌地点点头，推车进了校门。谁知，这些小英国佬吐吐舌头，互相做了个鬼脸，就偷偷在背后跟了上来。自行车还没在车棚停稳，四五个人一哄而上，你抱腰，他拉腿，七手八脚就把章强掀翻



1943年3月11日，一架从事“驼峰”空运的中国航空公司C-53型双发军用运输机，在从昆明返回印度汀江机场途中失事，机组三人失踪（机长是美国人，副驾驶和报务员是中国人）。坠机地点在原始森林无人区，海拔3325米，方圆几十公里都是参天古木和原始竹林，山顶两季积雪，人迹罕至。

上图坠机地点全貌，下图为飞机残骸，但未发现机组人员残骸。机翼局部可见“公司”字样；驾驶舱侧面有英文“美国陆军C-53”字样；残骸上可辨认“中国航空公司”字样。



在草地上。一个人骑在他脊背上，两个人按住他的手脚，没头没脑地一顿乱揍。打得他鼻青脸肿，满嘴是泥，鲜红鼻血顺嘴角流淌下来……章强挣扎着想反抗，可领带被一人抽紧，卡得喉咙都透不过气来。他们一边打，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中国小子还这么神气，呸！”“他配穿我们的西装吗？”“他还敢交女朋友，嘻嘻，让他去和操场上的泥土 kiss 吧！”……

上课的钟声响了。小英国佬们一哄而散，各自跑向教室。章强只好从地上爬起，用手帕胡乱擦去脸上的泥和血污，一瘸一拐向教室走去。真气人！为什么平白无故打人？他恨不得冲进教室，把他们一个一个拖出来，决个你死我活。可那个高个子英国教师已迈着仙鹤腿一耸一耸拐过了走廊，章强只得从后门溜进了教室。

金发碧眼的老师翘着头用英语在呱啦呱啦讲课。章强刚从别的小学转来，英语水平不高，听起来不太入耳。一个字都没飞进耳朵，全飘到九天云外。他还在想刚才打架的事，实在想不通。无非这是你们英国人办的学校，收的大都是外国孩子。我是中国人，我同样付了学费，为什么在自己国土上不能安然读书？瞧那教师的目光，对中国学生总是一种瞧不起的鄙夷眼色。中国人在他眼中似乎永远是留长辫子、戴瓜皮帽的落后民族。可怕的偏见！

下课时，章强一个人躲到校园树荫下，拉起裤腿看伤势：膝盖被擦破很大一块皮，鲜血淋漓，犹如无数钢针在刺。

“痛吗？伤得厉不厉害？”

背后响起一个悦耳的声音。回头看，是同班同学乔琪。她穿着白衬衣、蓝背带裤，弯着腰关切地在问。梳刘海的黑发下，闪着美丽的黑眼睛，一脸同情和关切。

“还好。不怎么痛。”章强在外人面前总要装出一副好汉的派

头，特别在女孩面前他更要面子。

“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打你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章强摇摇头，“我放学一定要找他们问个清楚。否则不明不白挨一顿打，我才不会饶过他们。”

“你别找他们去，外国人才不和我们中国人讲理呢。”乔琪轻轻叹了一口气，“因为我们转学到这所学校不久，英国孩子不喜欢中国男孩子。他们先把你打一顿作为见面礼，来个下马威，要你以后服服帖帖听他们的指挥。这是他们欢迎新同学的特殊方式。”

“有这样的欢迎方式吗？这是存心欺侮人！”章强气得大声吼叫起来。

“别这样大声嚷嚷好不好？让他们听见了又……”乔琪突然说不下去，两朵红云飞上脸。

“听见了又有什么，大不了再打一次架。这次我有准备了。”章强把领带抽下，揉成一团，塞进裤袋。

“打你不光是因为你穿西装、打领带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还因为我和你……要好，常在一起说话，他们气不过。他们要我别理睬你，而去做他们的朋友。”

“什么？”这句话，比刚才挨一顿打还疼在心上。章强这下已是怒火中烧简直不能自己了。

放了晚学，章强不想早回家，就骑车出了校门，向苏州河北漫无目的骑去。虹口区当时是日本租界，来往的日本人很多。章强看到一个和他的年纪相仿的日本少年，也背一个书包，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在他面前横冲直撞。连车铃也不打，专朝挑担、拉车的中国苦力撞去。章强一下来气了，把白天受英国小子的怨气全发泄到这小日本身上。他飞快骑车上去，一下超在前面。章强喜欢

赛车，常在马路上和小伙伴比赛车技：看谁骑得快，谁圈子转得小，谁驾车时间长……得胜的往往是他。这下他挑战地抢到小日本前边，自然引起对方注意，武士道精神也暴露无遗。小日本一下追了上来，想重新骑在头里。章强决不相让，把车蹬得飞快，故意将路引开，引向百老汇大厦方向。

骑着、骑着，正骑到百老汇大厦附近，回头一看，后面的车子不见了。章强心里一阵轻松，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民族自豪。他洋洋自得地双手脱离车把，抱在胸前，悠哉悠哉地用双脚控制车的方向和速度，嘴里还哼起电影里听来的流行歌曲。

冷不防，从一条小弄堂窜出一辆自行车，朝章强车头斜插过来。章强赶紧手扶车把，来一个急煞车。否则前轮撞上去，肯定人仰车翻。原来，骑车人是小日本。小日本为自己的恶作剧高兴，嘿嘿笑了几声。看见车子未倒，就悻悻然在前面逃之夭夭。章强哪肯放过，追！箭一般冲上去，要与他一决雌雄。当两车平行时，章强稳稳坐在车上，伸出一只脚，朝小日本的车猛一蹬，就见那辆车倒翻在马路上。小日本倒在人行道上，车轮还在骨碌骨碌转动……

好家伙！路边的行人无不拍手称快，为章强的车技，更为中国人的志气。小日本只好灰溜溜扶起车子准备走路。这时，从百老汇大厦方向走来一个穿和服的日本浪人，一见这个情况，恶狠狠地奔过来，朝章强就是一巴掌：

“八嘎牙路！你，你竟敢欺侮日本孩子，大大的坏……”

他双手举起车子，朝地上狠狠地摔，一下不过瘾，再来几下。车轮摔歪了，钢丝纷纷断了，他似乎还不解气，又用脚在车轮上猛踩几下，才扬长而去。他一边大摇大摆抖动着肥大的和服袖子，嘴里还含混不清地骂着，活脱是一只大螃蟹。章强恨不得冲上去抱住他拼个你死我活，但自知不是这高大浪人的对手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马路那头走过来英国巡捕，扬着警棍。

这就是上海老百姓俗称的“三道头”，他的臂章上有三条横杠，故称“三道头”。

“那个日本赤佬砸坏了我的车。”章强指着前边的日本浪人，余怒未息地说，“你找他讲讲道理，要他赔我的车！”

英国巡捕听了以后，恶狠狠望着章强，绿眼珠里露出鄙夷的神色，轻蔑地说：“跟你们中国人讲什么道理？滚蛋！”

可以不讲道理？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可以随便欺侮中国人？这话惹恼了旁观的中国人，大伙儿纷纷声援：

“不行！不能放过那个日本人，要他赔车！”

可这个英国巡捕还是不理不睬地径自走了。天色暗下来了，从黄浦江吹来的寒风凉嗖嗖的很有几分冷意。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走过来，拍拍章强的肩膀说：

“小阿弟，赶快回家吧，莫让你妈妈等急了。”

对！章强这才想起母亲，肯定在倚门望闾等待他的归来。他灰心丧气地扶起车，轮子歪了，不能再骑，只好扛在肩上灰溜溜地走回家去。

“章强！章强！”背后有人在不住叫喊。

回头看，乔琪正一路小跑朝他追赶上来。章强本不想理睬她，想斜插进旁边一条马路乘机溜走。他不愿让心爱的女同学看到自己这副狼狈模样。但乔琪边喊边跑，紧追不舍。章强身上背着自行车跑不快，只好停了下来。

“你为什么老跟着我？干么不早点回家？”章强见她跑到跟前，冲着她吼叫。

“我，我看你被人打了，不放心……”乔琪抿起小嘴，一副委屈的样子。

她指的打不知是早晨还是刚才的，反正她是目击者，也不必

在女友面前打肿脸蛋充胖子了。一向自认为是硬汉子的章强，平生从未在人前哭过。刚才被日本浪人打成这样，他也没掉一滴眼泪。可现在一见到乔琪，他突然想哭，恨不得紧抱住她大哭一场。这种感觉只有在外边受到委屈回家见到母亲时才有，没想到现在竟有这种异样冲动。但最终还是没让热辣辣的泪珠流下来，只是在眼眶里不住地涌动。

“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回家好吗？”乔琪用温柔的口吻轻轻地征求意见。她知道章强的脾气，平时很讲脸面，最不能容忍别人的怜悯和恩赐，哪怕出于真心实意。

章强一声不吭地点点头，乖乖地扛着车走在她身边，沿着黄浦江边缓缓回家。经过外白渡桥时，江上吹来的风很大，扬起他俩的黑发，刮得衣角也猎猎作响。章强把车子往肩上耸了耸，乘机斜睨了乔琪一眼。只见她正关切地凝注着他，担心车子能否背得动。两道目光相碰，电击般溅起火花，两人的脸刷的一下红了。

乔琪白皙的脸蛋似涂抹上一层胭脂，一张小嘴是那样嫣红，真像香烟标牌上画的美人。她身上的白衬衣、蓝裙子被风吹得向后飘拂，紧贴着身子把曲线轮廓描绘得楚楚动人。少女的胸脯已如莲苞凸现出来，随着步履在轻轻抖动。看来她此时此刻的心潮一定十分不平静，在一阵阵冲击处女的情怀。

章强的胸际掠过一阵从未有过的冲动，很想伸过手去搂住紧靠自己肩膀的女友，让她同自己更贴近、更亲密……但他反而把手缩回来攥得更紧，绝不能让心爱的人儿受到丝毫惊吓。这样已经足够！只要身边有如此可爱的女友相伴，跌倒时有她扶持，受伤时有她抚慰，无论风雨泥泞、坎坷不平，相依相随，百年同行，那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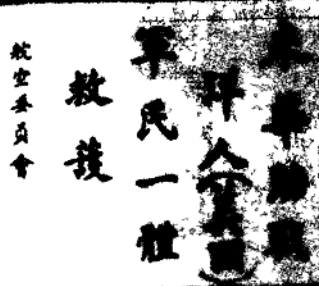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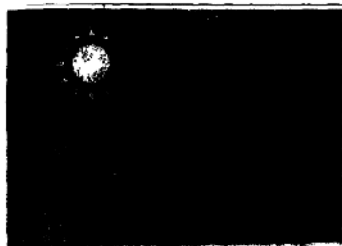
▲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建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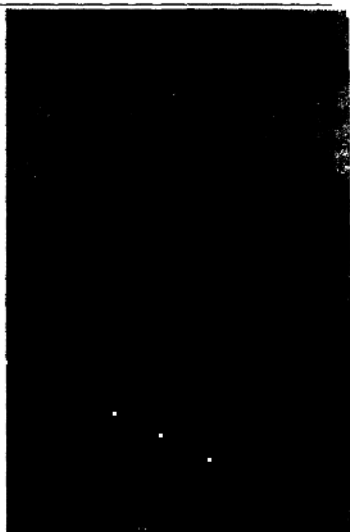
▲ 30 年代的老城隍庙



▲ 30 年代的上海龙华古庙



▲上海码头上的外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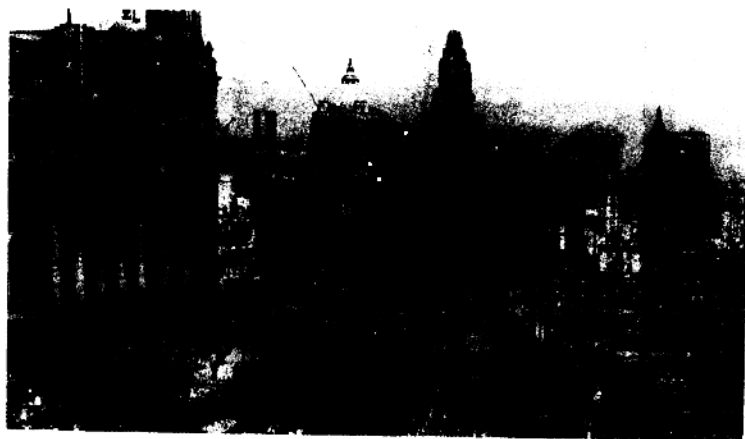
▲徐家汇天主教堂



▲20年代的火车头



▲抗战前的上海火车站



▲20年代的繁花似锦的上海外滩

黄浦江上刮来的西北风从教堂红色的尖顶上呼啸而过，钻进百叶窗的木栅，摇撼得窗棂嘎嘎作响。教堂年久失修，门窗的活页螺丝也松动了，一起风就摇晃不停。这样的冬夜，如果一个人走进教堂和钟楼，听四壁发出空空足音的回响，就像《夜半歌声》中的情景，冷不防会冒出一个宋丹萍或阿西莫多式的钟楼怪人。

今夜，章强、乔琪他们可没有丝毫的恐惧心理，有的是民族的忧患和复仇的火焰。他们约了几个同学，乘这样寒冷寂寥的冬夜，躲到这教堂钟楼来商讨成立抗日秘密组织，从事爱国救亡活动。

他们现在都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。当年的少男少女，一转眼都已成长为英俊的青年，正处豆蔻年华。当他们满怀青春的热情和幻想，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充满希冀时，没想到民族的危机突然袭来，亡国的阴影一下笼罩在他们头上。

自从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。为了变上海为日本进攻中国内陆的基地，又于1932年1月在上海制造了“一·二八”事件，进攻闸北。从此，整个中华大地在血泪中动荡、挣扎，上海滩的校园也没有一天平静过。深受大家爱戴的历史老师刘汉儒常站在讲台，声音因愤慨激动而变得颤抖，情绪昂奋地振臂高喊：

“同学们，这几年我们都在战火、血泪中熬过来，这日子是什么滋味大家想必都很清楚。现在日本侵略者加紧发动战争。中华民族危急！怎么办？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惟一出路。”

然后他用青筋崭露的手在黑板上写了几个龙飞凤舞的行书：“全民抗战。”

一张张课桌后面是同学们义愤填膺的脸孔。每个人都显出一种同赴国难、同仇敌忾的民族正义感。中国人总是这样：平日里显得散散漫漫，互相之间还有磕磕碰碰，恩恩怨怨，被外国人讥为“东亚病夫”。但一到国家危难关头，民族精神就把所有中国人凝聚在一起，众志成城，共赴国难。这种时候，外国人又要惊叹我们是坚不可摧的“万里长城”。这个年头，最流行的口号是“好男要当兵，好铁要打钉”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“喋血沙场，马革裹尸”等豪言壮语。这个大时代，最流行的歌曲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《大刀进行曲》等抗战歌声。每当喊起这些口号，唱起这些曲子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无论工农商学兵，无不热血沸腾，壮志凌云。

“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抛弃苟且偷安的幻想，准备应付新的重大事变……”

刘汉儒先生仍在眼含热泪地讲课，可是章强在底下已坐不住了，迫不及待行动起来。他从练习本上撕下一张纸，草草写了一行字：

“今晚7点，钟楼见面。”

他把这张纸条折成一只飞燕模样，悄悄递给坐在前面的乔琪。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他们在传递情书。乔琪拆开看了以后，让同桌的楼曼华也看了一下，仍折回去，传给斜对过的钱正刚。钱看过折好，递给身后的赵尚武。赵一看点点头，再把纸条恢复成燕子模样，飞给坐在前边的萧玉。

可能赵尚武的力气太大，也可能他人高马大粗手笨脚，纸燕子一飞成弧形落到萧玉前面很远的地上。幸亏萧玉眼尖手快，一个箭步上去，伸出手刷的一下将纸条抓在手中。全教室的目光一齐投向萧玉，诧异课堂里发生了什么事。萧玉不动声色故意坐得

毕恭毕敬。刘汉儒先生一看就知道章强他们在干什么，会心地笑笑，故意装作没看见，仍在讲台上大声讲课。

放学后，不住校的学生三三两两骑车的骑车、步行的步行，各自回家去。像乔琪、钱正刚这些条件优裕的家庭，都有私家小包车来接回去。寄宿生早早吃过饭就钻进图书馆阅览室自修，他们大多是来自江浙甚至赣闽一带小县城的穷家子弟，读书不易，分外用功。

夜幕低垂，华灯初放，章强他们一个个先后来到校园旁的小教堂钟楼顶上。没有一个迟到，更没人缺席，兴冲冲真像赶赴情人的约会。章强自然而然成了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。没有经过推选，也没人说过什么，在大家心目中章强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首脑，一切是那样默契。章强也当仁不让地担当起这伙同学的首领。

自从小学最后一年开学那天挨打以后，这伤痕深深烙在他心胸，如火漆印那样难以抹去。再加上父亲偷偷讨了一个戏子作为外室，在外边开了一个秘密小公馆，活活气死了母亲。出殡那天，父亲竟公开带来花枝招展的九姨太，那女人不穿丧服居然穿着一件水红的丝绸旗袍。这下可把章强惹火了，恨不得上去揍她几个耳光。但碍于父亲的脸面，只好忍住。从此，他过早地成熟了，人变得沉默内向，不苟言笑，脸上也很少有表情。但他依然急公好义，爱打抱不平，无论是同学或路人受到欺侮，他就会上前拔拳相助。那次被日本浪人痛打以后，他回家就拜车夫老苗为师父学习武功。老苗原来是个军人，身高力大，打仗很勇敢。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后，老苗是当时驻防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敢死队成员，与日军在江湾展开殊死决战。他肠子都被炮弹炸得流出来，自己塞了回去照样战斗。从医院出来后，就到章家来当佣人，车夫兼保镖。老苗出身是山东的武术之乡，练就一手好拳棒，舞起

刀棍只见一团白光，别人很难近身。章强就跟他练武艺，清早、傍晚在花园勤学苦练，终于练就一身武功。三度寒暑以后，章强再到百老汇一带守候那个日本浪人，在一天傍晚被他等到了。那家伙喝得醉醺醺走过，脚步踉踉跄跄。章强上去一顿猛揍，打得他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，连挨谁的揍都没有搞清楚。他根本想不到，今天打得他趴在地上不会动弹的“武林高手”，竟是当年被他摔坏车、打得脸青鼻肿的中国孩子。

现在，章强想起这段难忘往事，对日本鬼子新的侵略行动更加来气。他说：

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我们再不能在课堂无动于衷死读书了，要行动！”

“要行动！可我们怎么行动法？”赵尚武立即响应，可又提出心中的困惑。“我们又不是军人，不能上前线。怎么办？”

在同学中有“小爱迪生”美称的萧玉，说出了早就想到的一个主张：

“哎，我倒有一个想法：上街宣传，抵制日货，动员上海所有商店不再卖日本货，以示抗议日军侵略中国。”

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可行，抗日救亡就从身边具体的事情做起，慢慢扩大影响。

礼拜天，南京路分外热闹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。四大公司高耸在十字路口，望出去马路上是一片黑压压的人头。年关临近，商家抓住这个时机大做生意。大新、新新、先施、永安等大公司凭自己实力把橱窗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以此招徕顾客。虽说国难当头，上海市民还是不失时机乘年终岁尾大贱卖的机会购买廉价物品。

章强他们挥舞着红红绿绿的小旗行走在南京路上，高举拳

头呼喊口号：“抵制日货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虽然马路上人流拥挤，摩肩擦踵，有轨电车还叮叮当当不时驶过，但人群还是为他们闪出一条狭狭的通道。两边店家的职工们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大力支持，纷纷鼓掌欢迎，有的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喊口号。

他们首先拐进了五洲百货公司。萧玉已经事先到南京路各大商场作了一番实地调查，看看哪家卖日货最多，发觉就是这家五洲百货公司。得到这个情报后，章强就把第一个目标选定在这里。一进店果然看见货架上口货不少，几乎占一半以上，简直同日本人开的店差不多。那年头由于日本货便宜，花色又比较俏丽，很多人置民族感情于不顾，喜欢购买日本货。

学生们走进一楼商场，顾客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纷纷围了上来听章强他们宣讲。只有怕惹事的人悄悄离开以走为上策。店员很快去向总经理禀报，胖胖的老板张正仁就急匆匆从经理室赶到店堂。他一见学生们这副态势知道不是好惹的，但欺侮他们年轻，就来个下马威，气势汹汹地当头棒喝：

“你们学生仔不在学校好好念书，到我店里来干什么？我们还要不要做生意？啊？！”

“张老板，我们是来宣传抗日，抵制日货。”章强理直气壮地说，“爱国光荣，卖日货可耻！这点张老板应该懂吧？”

“我不懂！我是规规矩矩生意人，不是卖狗皮膏药的政客。”张正仁蛮横地说：“在我眼里只有商品，只有白花花洋钱银子，不知道什么日货、夜货！”

这傲慢态度一下把学生惹火了，愤怒地叫喊起来：“什么？你太不讲理了。”

“张老板，你要做生意不错，但你总是个中国人吧？难道连这点起码的爱国心都没有吗？”章强毕竟是学生，只能用课堂听来